

民间人物

潜山梅花女

潜阳子

据各旧本《潜山县志》记载,潜山县城有梅花女墓,墓建在清初的县治(现潜山梅城镇)捕厅官署后。清顺治十五年,典史丁鸣鹤(顺天宛平人,顺治十四年到任)为其立碑,题有碑文:“明乎宋乎?莫知其自。卒斯葬斯,颇著灵异。熟为主之?宦斯者事。”清乾隆二年,典史金国治(直隶顺义人,康熙六十年到任)和贡生刘维嵩再为立碑,又题:“墓灵祭诚,相继宋明。悠悠舆论,贞烈留名。梅花遗世,千载如生。”

梅花女,当地人又称“梅花小姐”,据说潜山县城梅城的来历即源于

于此。传说有二:一说梅花女是梅姓县令之女。因宋末遭遇兵燹之祸,她誓死不屈,奋而投水而亡。二说她是浙江人,是明代清官袁志刚之女,自小因许配官宦之子李某为妻,而李氏被奸臣陷害,遭到满门抄斩。袁志刚受此株连削职,为避灾祸,全家赴潜山隐居躲灾。但经此大劫,梅花女看破红尘,决心恪守孝道,终生不嫁。居住潜山时,她拿私房钱修复城池,深受当地人民爱戴。后她因疾病缠身,不久谢世,人们闻之无不涕泪,为她修墓凭吊。

“卖花声过女郎坟,梅雨芜烟锁

墓门。留得隔帘花影在,横斜一幅写芳魂。”这是收录在(乾隆《潜山县志》)里的一首诗。诗题就叫《梅花女墓》。此诗描写了作者在梅雨时节路过梅花女墓时的落寞、凄凉景象,及至回家,梅花之影还让作者挥之不去,让他不得不铺纸,画了一幅梅花以祭芳魂。可谓诗意缠绵,意境空灵。

诗作者徐兴,郡廪生,嘉庆五年岁贡。其祖父徐家宪著有《甘露寺关帝殿碑记》,其父徐龙光著有《佛光寺》,弟徐蕃曾参与《潜山县志》编修,亦留下诗作《自青崖至万涧望天柱峰》《环松书屋题壁》等。一家三代均

有诗文流传于世。

梅花女墓不知何时成为当地一景。除此诗外,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名叫谭随的诗人,也写过一首《梅花小姐》墓的诗,诗曰:“冰霜一点感精诚,神女无郎最有名。料得香魂吹不散,孤坟三尺傍梅城。”

谭随,有手抄本《谭随诗稿》留存于潜山民间。据民国九年的《潜山县志》载其人:“自述为粤西人,姓谭名随,字方亭,别号迟闻寺逃禅……客潜二三年,逐处留题。时来时去,后遂不知所之……”《安庆晚报》曾有《谭随是谁》一文介绍过其人。

流年碎影

我的“学打”经历

王学龙



老家在怀宁县江镇镇,旧名江家嘴,北依绵绵大雄山,南朝滔滔古皖河,舟楫之利能上通古镇石牌下达江城安庆,素为皖西南诸县顺水达江的必经码头,也是怀宁后山地区舍步登舟的陆路要津。会几下拳脚,既能广交各路好汉,又能护持自家天地。清末、民国年间,家乡从山里到沿河,“学打”蔚然成风。

1970年代初,我上初中,茶余饭后,父亲常常侃起“学打”人的轶闻趣事。说是有个长工没钱也没空拜师学艺,一个人每晚偷空在地主家大院内,将一小仔一小仔(方言,“一小捆”的意思)稻草从围墙内扔出围墙外,然后出门又把这一仔仔稻草从墙外扔回墙内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扔进扔出的稻草捆越来越大,越来越重,三五年后,很重的粗树杈子也能轻松地扔出高墙之外了。从父亲的话语中,十三四岁的我朦朦胧胧感到了“学打”人的简单又不简单,开始自己的练功之路:或是直身屏气,竖起右手四根长指,指腹着力,在家中的饭桌上,一下一下由远到近往怀里拖刮,或是将平常舀水用的葫芦瓢放到装满水的水桶里,凸面朝上,蹲下马步,张开五指,力图抓起那光滑湿漉漉的葫芦瓢。

几个月下来,父亲似乎看到了我的恒心。入秋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,四十开外,个头不算太高,蛮蛮实实,满脸沟壑。他是二伯母的大哥,居乡务农,平时

我们都喊他“丁家老屋舅舅”。父亲说,舅舅是我为你“学打”请的师傅。

父亲的工作单位,是距家近三十里外的洪镇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。一个星期天,我到父亲那里,丁家老屋舅舅也被约请来了。中午父亲找人炒了两个菜,在门市部店堂里喝点酒后的舅舅,教我开练第一套拳——“三门”。“三门”,起势温雅,收势利落,其间刚劲迅捷,有连上三步、步步进逼,有左冲右突、双向冲拳,还有蹲伏在地后突然腾起,每出拳时口中都发出“啐!”“啐!”的吼声。从此,我天天早起,“上前半步出请手,缩回原处抱胸口……”,边诵口诀边练习。随着渐打渐像,心中自豪感也油然而生——我会打“三门”了。

会打“三门”就是会“学打”了?不久,一位表叔改变了我这肤浅之见。表叔年近三十,白净瘦小,脸盘尖尖,是母亲的姨表弟,小名“小筛”。我原以为“小筛”表叔书生模样,谁料他不仅是个“会家”,而且见多识广。他教我打了一套“三门”后,自己又打了一遍给我看。他瘦得精劲,拳似行云流水。

此后,表叔有空都会与我聊聊。原来,“三门”之外还有“四门”“五法”“梅花”等拳路,统属于岳家拳。习武之人,徒手功夫是基础,持有器械更是如虎添翼。有人能像舞宝剑一样将木质长条凳挥舞得令人眼花缭乱,这叫“板凳花”;还有人专门绕甩一条长长的棉布巾,嗖嗖作响,这叫“手巾

花”。不过这长布巾不能是干的,必须用水浸湿才能亦软亦硬,鞭策有力,万一情急之中找不到水,洒泡尿浇湿手巾也管用。各种功法是矛也有盾,相对又相克。厚重的长木板凳朝你纵横挥舞,赤手空拳难以抵挡,若用“手巾花”则能绞缠住那野马翻腾似的长木凳;而对付“手巾花”,缩身为团连续翻滚于地的“滚桩”,往往能助你化险为夷。

1973年初我上高中了,父亲很是看不上眼,什么高中生啊,文不能捉笔,武又不能驮枪。初夏的一个晚上,在邻镇工作回家休假的父亲,几杯酒下肚后与我长谈了一次。“小学牵条牛,初中驮板锄,高中回家去,大学才出头。你高中毕业出来,靠什么搞饭吃呢?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,还是好好“学打”,往后把人“推伤”吧,父亲肯定地说。“推伤”,指的是专治跌打损伤的中医骨伤医术。不久,父亲便领着我,到洪镇区医院登门拜见了骨伤名医汪增钊。

增钊老生于1914年,学打、行医几十年,名气很大。在江镇盛传与他齐名的还有两个人。一位叫何细伢,大名何晴岚(1914—1978),家在今清河乡温桥村老虎洞旁,与江镇北部山区仅一岭相隔。因何细伢先后与汪增钊同拜江镇新联大雄山著名武术家、跌打伤科专家陈汉文为师习武学艺,江镇后来又是何细伢教打授徒的主要武场和推伤行医的重要范围,所以江镇民间都将何细伢视为当地武艺的正宗传人之一。另一位叫何采芝(1904—1996),家在江镇上丰相庙(全称为“相公庙”),解放前即好武行医开药房,由于武医相通、医药相连,其药房常有何细伢等拳师名医出入。“两何一汪”解放前已崭露头角,解放初都步入新中国卫生系统,各经磨难,所幸推伤行医、收徒传艺长期未废。

从此,星期六的下午,我多是步行近三十里地到父亲工作处,晚上去汪老师傅那儿,练功约两个小时。师傅反复告诫我,学打首先必须练蹲桩。“气力气力,有气才有力”,师傅要我们气沉丹田,出拳时

大声吐气,还有“三关硬似铁,五关软如麻”,拳、腕、臂要沉稳刚劲,踝、腿、腰需柔韧灵活。

汪老师傅在教我练功打拳的同时,还常讲解推拿的手法。有时在门诊室,也会叫我们出手试着为患者推拿几把。推拿按摩,浑身之力要集中体现于掌上、指上,尤其是大拇指的“妙劲”上。尽管师傅从不显摆,但从江镇人口中,还是常听说师傅出神入化的“妙功”:一刀草纸摆在面前,师傅五指按住一推,最上面一张草纸,会完好无损,而下面的几十张草纸,越往下越为碎屑。

1974年底,我高中毕业,先后下放种田、代课教书、在工厂打工,无论何处何时,每天都能坚持早起练功。我还找了几本书,如《汤头歌诀》《药性歌括四百味》之类,背诵药方药性;一面循序渐进捶沙包、练“妙劲”。还用多层棉布请人做了两个长方形口袋,装进去大半袋黄豆,扎紧袋口,放在桌子上,蹲稳马步后,左手抓起一个袋子,向上托举不动,右手则对桌上另一个袋子,单掌侧劈,腕背压捶,四指尽力深插,抓牢后再平举不动,反复多遍。几个多月下来,袋里黄豆大多碎为粉末。按照师傅指导,我又前往皖河故道捡来有棱有角的小石子,状如商店里卖的粗盐粒,装进口袋。捶石子不比捶黄豆,特别是手指欲深插进去,开始生疼扎心,不过慢慢地,耐受力也相应增强。

1977年,于我意义非常:一是尊敬的师傅增钊老11月8日猝然辞世,享年63岁;二是这年底我参加高考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。步入大学校园,思想解放的浪潮汹涌澎湃,中外文化的花果五彩斑斓,早年推伤行医的梦渐行渐远。不过四年中,早晨跑完步后,我还是要练练拳脚,既是健身之需,亦有温故之情。

大学毕业步入正式工作岗位,人间烟火日浓,血气方刚难再,曾经十余载的拳不离手,渐渐沦为三天打鱼、两天晒网。直至上世纪末,学了几套简易太极拳后,每天早晨我又手软腿僵地比划比划太极拳,而刚劲迅猛的“三门”“五法”等,则永久停留在青春记忆中。